

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应当研究的重大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现实理论问题讨论会”的开幕词

邢贲思

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等十五个单位联合筹备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现实’理论讨论会”现在开始。我谨代表发起主办单位向大力支持我们、并为我们创造良好开会条件的安徽省委、徽州地委、屯溪市委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这次会议探讨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改革，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不能概括当代现实的全部，但确实是当代现实中两个举世瞩目的、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应当认真研究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探讨改革的问题，有两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一个是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好几年，在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向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大量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再一个就是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赵紫阳同志所作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它对“六五”期间我们所进行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且在理论

上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这个报告应当是我们这次讨论会的指导方针。

改革不仅是七五计划的中心，而且是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的中心。那么改革中的关键问题和基本方向是什么呢？赵紫阳同志的报告对此作了回答，这就是必须使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报告中说：“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尤其是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决定了我们原来那种统得过死、管得过多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必须改革，也决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必须符合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当然，我们所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就其总体来说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是有计划有控制的。”这个报告已经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了从理论上探讨改革问题的方向。这个方向不仅是经济理论工作者应当遵循的，也是哲学工作者、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工作者应当遵循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的内在规律性。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仅对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即原来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适用，而且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使对于某些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适用。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商品、消灭商品经济这一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已被实践所突破。其次一个要研究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一种商品经济与其他商品经济有没有某些共同规律，如有是哪些，它具有哪些仅仅为它所特有的规律，它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小

商品经济有什么差别？弄清这个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在实践上可以使我们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界限，更加自觉地维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它的发展，同时对某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变相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提高认识能力，区别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同上述两个问题有关，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也很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关系究竟怎样？宏观机制和微观机制怎样才能达到有机统一？国家的管理职能同市场机制怎样才能协调？怎样能够既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又使社会的经济利益的分配尽可能合理？等等。这些问题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并未涉及，是实践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在理论上加以解决，就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

关于改革的问题，经济体制的改革无疑是核心，但我们的改革并不限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一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的社会改革。除经济体制改革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政治体制的改革，文化体制的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科学体制的改革等等，也都需要我们从宏观方面、从规律性的角度去进行探讨。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而又持久的大变革，它对固有模式、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我们对由改革引起的各种观念的变化，习惯的变化，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等等也应当认真研究。

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也是当前为大家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赵紫阳同志最近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振兴，从长远看，必须依靠新技术、高技术。我们应当力所能及、有重点地跟踪世界上新技术、高技术的发展，并争取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问题，首先

应当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这些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对现代化建设的意义谈得较多，但从理论上全面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则做得很不够。换句话说，我们对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探讨得较多，而对于把科学技术应用来改善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改善宏观和微观的管理、改善决策、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决策方式等等，则研究得很不够。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现代化建设中能够直接发挥它的威力，它的这种作用当然不能低估，但是科学技术对于经济、社会进步的全面的作用尤其应当重视。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关系。目前西方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多，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专家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能源和资源大量消耗，总有一天会导致它们的枯竭，同时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遭到破坏，这些都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逆效应。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会出现生产的极限，从而引起社会的停滞，人类的危机。这种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逆效应论的悲观主义论调，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是不符合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

关于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关系，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论调，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会引起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比较典型的代表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贝尔，他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认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后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再由企业家掌权，而是由掌握知识、信息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占支配地位。似乎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消失了，只存在人与人由于知识、信息掌握程度不同引起的矛盾。在目前西方的一些社会学、未来学著作中，按照所谓技术的构成把人类社会的演变分成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等。有的人明

确地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理论是反科学的。这是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我们不能不对他们的种种观点进行认真研究，并进行必要的批评。当然，这种批评不应简单化，应当充分说理，并且应当注意吸取他们的学说中某些积极的因素。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改革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我相信同志们在这次会上一定会就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为了使这次会议能够开得生动活泼，富有成效，我建议大家都要做到四个“开”字，即开拓的精神，开放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开明的态度。顺便说一句，我这四个“开”字是从于光远同志最近提出的十二个“开”字中摘取下来的。我认为，这四个“开”字对于我们开好这次会非常重要。开拓的精神，就是创造性的精神，讨论理论问题没有创造性的精神怎么行？开放的思想就是指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开阔的视野，就是使我们的讨论在比较广泛的知识背景下展开。开明的态度，也就是容人的态度，要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有容人的雅量。我想，大家如果真正做到了这“四开”，我们的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开成功。

面向当代现实，勇于探索和开拓

——高光同志代表会议领导小组致闭幕词

同志们：

“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现实”理论讨论会，从五月六日到十二日，经过七天紧张热烈的讨论，今天胜利地园满地结束。

这次理论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名理论工作者，提交会议的论文九十多篇。参加理论会的代表最大年龄的是七十五岁，最年轻的是二十四岁。老中青济济一堂，彼此交换观点，交流思想，是一次难得的生动活泼的理论工作者的盛会。

这次理论讨论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双百”方针和学术自由。会议围绕改革和新技术革命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重大问题，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思想解放，畅所欲言，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刻意求新。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会议把改革和新技术革命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需要探讨和解决的新课题，进行了归纳和综合，大家心中有了数，因为时间有限，会议集中地重点讨论了四个问题：

（一）讨论了体制改革的理论，大家不仅从总体上探讨了改革的理论基础，而且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各个不同领域的直接的理论根据。

（二）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和个性，探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性质，以及社

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三）进一步探讨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回答了西方未来学派在社会形态问题上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同时，还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社会形态进行了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四）讨论了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影响，以及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革的影响。

此外，对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当分离、商品生产和精神生产、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雇工经营等重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问题，都作了一些探讨。

通过与会同志认真地讨论和提交的会议论文，大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在认识上有所提高、有所前进、有所深化，它将有力地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充实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我们这次会议之所以取得很好的成果，是同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等十五个主办单位和安徽省委、徽州地委、屯溪市委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为此，我代表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和参加大会的全体同志对上述单位，特别是对安徽省委、徽州地委、屯溪市委表示衷心的感谢！

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愈是接触实际，就愈有生命力。大会期望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加强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和加强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新成就的研究，认真总结社会体制改革的新鲜经验，以之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迎接和开创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局面。

最后，预祝大家身体健康，多出科研成果，创造出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来。

探讨改革和新技术革命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新课题

——“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现实理论问题讨论会”综述

何 君 康

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安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十五个单位共同发起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现实”理论问题讨论会，从五月六日到五月十二日，在安徽省屯溪市举行。参加这次理论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工作者一百五十人，提交给会议的学术论文有九十多篇。会议围绕着改革与历史唯物主义、新技术革命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从当代现实的客观实际出发，大胆地探索和研究改革、新技术革命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把丰富的新鲜经验上升为理论，力求达到推动改革和新技术革命的目的。由于会议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针，坚持“实际—理论—实际”的科学方法论，也由于大家认真实行了四个“开”字，即开拓的精神、开放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和开明的态度，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气氛融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现将讨论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

赵紫阳同志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对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什么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尤其是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决定了我们原来那种统得过死、管得过多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必须改革，也决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必须符合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当然，我们所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就其总体来说来说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是有计划有控制的。”与会同志在讨论发言中，一致同意赵紫阳同志的上述看法，从理论上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1、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然性问题

这个问题，在讨论中争论得十分激烈。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发表了以下一些看法。

1) 有些同志认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突破了或者说否定了原来把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对此国内、国外都有人存在着种种疑问，提出把社会主义经济落脚商品经济，这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为什么不是互不相容的。这就要弄清楚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和经济联系的方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经

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它们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为标准划分的。但是，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还有其他方式，如果以产品生产和交换的方式来划分，有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未来的产品经济三种经济联系的方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横跨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社会。因此，不要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和经济联系方式的划分混淆是来和等同起来。商品经济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创造、一种共同的文化，是人民群众长期实践的产物，不是资本主义专有的、资本家发明的。这就是说，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毫无根据的。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利用过商品经济，搞过市场机制，我们就不能用。资本主义利用过的东西，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应当理直气壮地把它拿过来用。当然，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利用商品经济的共性，利用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某些机制，需要认真研究。

2) 有些同志认为，马克思在把商品经济当作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提出的同时，还认为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充分的发展，当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后，商品经济也就随着消失。《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在根本上同马克思主义创造人的论断相一致。同时又有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明确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持续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我国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只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消亡的社会经济条件，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达到这样的地步：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并被应用于生产，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成了站在生产

过程旁边的监督者和调节者，这时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马克思把商品经济的消亡和资本主义的灭亡视为同一过程，已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为不符合实际的设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其最根本的依据是社会物质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可以终结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高度。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经济形式。只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才能创造出商品经济消亡的条件。

3) 有些同志提出，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商品经济，最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所谓三大社会形态，就是前资本主义形态、资本主义形态和共产主义形态，它们分别建立在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基础之上。这里所说的商品经济是作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不是指自然经济下存在的小商品生产，而是指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发达的商品生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活动，而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要发展商品经济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消灭商品经济。有人认为，这个观点已经过时，已被实践发展所突破。这种过于简单的分析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是经历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以后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我国直到目前还没有完成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更远远没有达到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因此，不能因为我们今天要发展商品经济，就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不能教条主义地套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要从我国目前的客观实际出发。第一，我国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我国目前还处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之中；第三，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只要我们承认这三点，那么就合乎逻辑地得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现阶段是有历史必然性这一结论。

4) 有的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问题上，有两种值得商榷的意见：一种认为，商品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完成资本主义未竟的事业；另一种则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看作是置于同一生产力基础上的两种社会类型，但二者并列于和同属于商品经济阶段，并且直接以马克思的三大形态理论作为论证的根据。这两种观点尽管都力图论证当前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主张商品经济阶段的不可超越性，但是，由于对马克思形态理论的片面理解，它们实质上没有区别商品经济一般与其特殊的资本主义历史形式，只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不可超越性和历史必然性，商品经济确实不可超越，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可超越。在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同时，应当根据历史实践发展理论自身。马克思生前没有预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但是历史实践已经衍生出了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形式。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是两个必然性的结合，即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结合。片面地强调第一个必然，忽视甚至否定第二个必然，就会得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结论；两个必然的统一，奠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际上不是商品经济的典型形态，而是介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两种形态之间的一个衍生的、过渡的形态，是商品经济与产品经济结合、交叉的一个特殊的形态类型。从马克思的三大形态的略分来看，它是第二大形态与第三大形态之间过渡时期；从五大形态的细分衡量，它是资本主义形态与共产主义形态之间的

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自觉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实现两个必然的结合，是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创举，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却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在实践中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道路。

5) 个别同志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范畴。商品经济对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各自规定性来说，都是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它才能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有着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与否，最终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标志，是不可超越的。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可能出现资产阶级被消灭了而其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任务并未完成的情况。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承担继续完成资产阶级历史任务的特殊使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探索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新的具体形式。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特点就在于，由于中国的国情，中国资产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全部任务，注定了要由无产阶级来承担。这就决定了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仍要分为两大阶段。在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必须把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同完成资产阶级遗留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建立起与完成这种任务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促进商品经济发展，造成其消亡的条件。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才能在第一阶段造成的强大物质基础上，按照经典作家的理论规定，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商品经济及其一切后果，造成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客观标志是新技术革命成果在我国的普遍应用。

2、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与区别问题

1) 许多同志认为，商品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资

本论》把商品区分为简单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认为商品生产是一个从简单的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过程。《资本论》的核心范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商品。在商品中包括了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这仅仅是说明，在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产生的简单的商品生产，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必然产生两极分化，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但是，不能把简单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能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存在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抗、生产和消费的对抗以及人与人的对抗，解决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问题，消灭了人和物的对抗。有的同志说，无论从生产目的、基本矛盾、基本经济规律、阶级基础、发展趋势来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都有根本的不同。商品经济的性质是由社会形态和所有制决定。当然，作为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着共同的东西，如商品和劳动的二重性，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

有的同志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都是商品经济，那么就不能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共性。具体表现在：第一，它们都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第二，它们都会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人与物的关系即交换价值表现出来，即都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第三，它们所形成的物化的社会关系都会产生出异己性。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本质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表现为一种自发的、盲目的过程，人们只能听任商品经济的摆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是建立在对必然性的认识基础之上。我们明确提出要发展有计划、有控制的商品经济，其目的就在于要自觉地克服由商品经济必然产生的异己性的弊病。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们对

那种物化的、异己的社会关系无法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和控制，只能服从和屈服于这种关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各个企业只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有可能从总体上对这种弊病加以控制和克服，将这种弊病限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再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将异己性的弊病不断再生产出来的过程，它自身无法克服这种弊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则以对这种弊病的不断克服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它的发展过程将表现为对弊病的不断克服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商品经济逐步地发展为产品经济。今天，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正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商品经济在将来得以消亡，从而实现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共产主义。

2) 有的同志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能改变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历史必然进程。它所改变的只是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于把劳动力、土地、河流、矿藏等等排除于交易关系之外，因而它是一种范围受到一定限制的商品经济。但是，它既然是商品经济，就不能不具有一切商品经济的共同点，它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具有竞争的品格。价值规律和竞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然继续发挥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历史性的作用。当然，商品经济也会带来消极的东西。例如，它会使某些企业进行某些盲目性的生产和经营；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的行为也会时时发生；商业投机和不法活动也有可乘之机；拜金主义会在某些人们中间滋长起来，等等。但是，只要正视这些消极东西，采用经济的与行政的、法制的与道德的，教育的与强制的等等手段，发挥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各种积极功能来同消极因素作斗争，就一定能保证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

3、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

1) 个别同志提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范畴，它的灵魂是专门利己。因此，又发展商品经济，又提倡共产主义觉悟，是二律背反。就是说，专门利己和大公无私都有根据。只有把商品经济压一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能搞上去。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主张存在二律背反的前提是把商品经济当成资本主义，因而得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矛盾不可解决的结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它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是互相适应的，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绝对对立的所谓“二律背反”。这种统一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要讲究经济效益，进行经济核算，运用经济手段，以至于存在着竞争，但是，它的原则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而且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不同，它不是损人利己，互相拆台，而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达到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我们必须把在集体主义上讲究经济效益的原则和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的“一切向钱看”严格区别开来。所以，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如果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联系起来，不和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就会迷失方向，甚至会蜕化为资本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不是和有计划商品经济根本对立，而且是保证其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在本质的要求。

2) 有的同志认为，应当联系地，全面地看问题。就社会整体而论，我国早已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人们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由于党的领导的确立和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各条战线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先进人物，他们是普照的光，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定方面。我

们应该充分认识并把握这一历史主旋律。就商品经济自身而论，它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存在着两重性，但积极作用仍然是主要的、根本的。第一、它对彻底消除封建“遗毒”，如家长制，一言堂、人身依附观念等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它将为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牢固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如实地看到，发展商品经济，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消极影响。由于商品经济的基本品格是“利己”、“为我”，要通过竞争战胜对手；由于发展商品经济，需要一定的环境，如市场机制，货币流通，按等价原则办事；由于商品货币形式普遍存在，人与人关系还需要通过物作为“中介”，这样，就为利己主义、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雇佣思想、金钱拜物教、唯利是图、损公肥私等等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给某些不正之风以可乘之机。但是，决不应该得出“二律背反”和“无能为力”的结论。只要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得当，发展商品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是会得到调节的，从而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同时，也应看到，只要有商品经济存在，它们的矛盾就永远存在，只能调节，不可能最终解决。

3) 有的同志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了如下论述：一方面，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克服封建主义余毒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物质基础。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增强效益观念、时间观念、节约观念、开放观念、市场观念、信息观念、竞争观念、民主法制观念、科学智力观念等等。当前，我国存在的以不正之风为代表的不文明现象，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僚主义、干部终身制、条块分割和部门所有制、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等等，主要是封建主义的表现，也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反映。只有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有效地克服这些余毒，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